



在醒来的土地上

叶 辛

在醒来的土地上

叶 辛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在醒来的土地上

Zai Xinglaide Tudishang

叶 辛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5.5 印张 308,000 字

1985 年 4 月第 1 版 198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7,000

书号: 10326·52 定价: 2.30 元

—

乌云重重地压着山头，峡谷里的冷雾和山野间的寒气凝成了浓浓的暮霭，笼罩在沙坪寨的上空。晚秋的风寒冽冽的，吹得细毛雨都飘斜了。一眼望出去，山岭、坡地、村寨、峡谷显出一种萧条凄凉的气氛。枯萎了的包谷叶，在风声里发出“啪啦啪啦”单调的响声。

沾脚的泥泞道上，愈加幽暗难行。

一个人影踏着牛蹄子踩烂了的稀泥浆路，肩背一只黑色人造革两用包，踉踉跄跄地走进了沙坪寨。脚踏上麻石铺的寨路时，他略停了一下，显然是不想遇见寨上人：他顾不得抹一下被细毛雨淋湿了的头发，更顾不得绞一绞湿透了的“涤卡”上衣，拐弯走进一条窄弄，朝原先是老光棍罗德益住着、后来是罗德益的女人、现今守着寡的郑璇家匆匆走去。

在这擦黑时分，沙坪寨上又静悄悄的，没见到个人影，他总以为自己的行踪没被人看到。

哪晓得，就在他踏进郑璇家院坝之后，沙坪寨上就争相传开了：

“原先在寨上插队的严欣，钻进小寡妇屋头去罗！”

天快黑了，小伙子严欣走进孤家独户的郑璇屋头，怎不叫人心奇，不叫人猜疑嘛！一些撑饱了肚皮没事干的懒婆娘和起哄小伙，悄悄地趱到了郑璇家坝墙后头，来偷听壁角，偷看“西洋镜”了。

严欣一脚踏进郑璇家的泥院坝，就收住了脚步，锁紧眉头，惊惧地瞪大了双眼。

泥院坝里坑坑洼洼的，这里一滩污水，那里一堆炉灰，鸡屎、猪粪满院坝都是。干枯的黄豆秆、给四季豆爬藤的细树棍，胡乱堆在发黑的屋檐下。一挑断了箍的粪桶，口朝外斜倚着墙。一大串倒干不干的蕃薯藤藤，垂吊在山墙那儿的椽子上。

严欣的呼吸急促了。他曾在沙坪寨插队多年，心里很明白，即使再穷的人家户，也会有个三合土院坝；家里稍稍有点劳力的，都能整几块青石板，铺砌成一个石院坝，用来晒谷子、晒荞麦。郑璇家连个三合土院坝也没有，可见她贫困到啥程度了。

从半开的薄杉板门里，传出一个女娃儿尖厉的哭声，打断了严欣的思索。

严欣抬起头来，借着尚未黑尽的天色，望着面前的那幢房屋。按说，这幢破烂茅屋是他认识的。当年罗德益住在这里，他作为一个知青，也来串过门。下半截是黄泥巴冲出的干打垒厚墙，上半截是薄杉木板子拼凑起的板壁，顶上盖的是麦草。不是嘛，朱福玲告诉他时，他就是这样想到眼前这

幢屋子的。可现在走近了一看，严欣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下半截的泥墙已经裂了好些缝缝，有一道大缝，伸得进一只拳头去。泥墙上的黄泥，经风吹日晒，脱落了好多，以致墙上显出一个个的坑坑。上半截拼起的杉木薄板子，已经歪斜了。最骇人的是屋顶上的麦草，都已经发酥发黑。在集体户茅屋住过的严欣，心里很清楚，这样的屋顶，一下雨满屋都漏。

严欣的心揪紧了。在这样的屋头，郑璇是在怎样生活啊？

他慢慢地移动脚步，朝铺着一小块石板的屋门口走去。

女娃儿的哭声愈加响了。严欣的心中很是疑惑，黑洞洞的屋里，怎么不开电灯呢？郑璇不在家吗？

他正要张口问话，忽听到屋里传出低微的、喃喃自语般的哭诉声：

“老天爷，菩萨啊，叫我咋个活下去啊！求求你显显神灵吧！”

这是郑璇，是她的声气。

严欣浑身通了电一般直僵僵地站着，头脑“嗡”一声热了起来，心也跟着“砰砰砰”骤跳着。哪怕离别的时间再长再久，他也能在一刹那间辨别出她的声音！

他吸了一口气，嗓音颤抖地朝着屋头说：“怎么不开个灯呀？”

说着，他把半开的薄杉木板门推开，一步走了进去。

一阵脚步声慌乱地响到门前来了，小娃娃儿还在哭，郑璇的声音惶恐地问：

“你……你找谁？”

“我找你，郑璇。”严欣尽可能镇定地道。

“啊……”

严欣看见冲到他跟前来的身影，随着一声惊呼往后连退了好几步，他连忙解释：

“是我哪，郑璇，我是严欣……”

“噤”地一声，一根火柴划燃了，严欣看到郑璇那只抖抖索索的手，移到小方桌上那盏油灯旁。

油灯点亮了，郑璇用熄了的火柴杆拨动了一下灯芯，火焰往起跃了一跃，屋内更亮了些。

油灯摇曳跃动的光影里，严欣绞着十个手指，盯着郑璇。

这难道是她吗？这难道是严欣当年热烈地爱过的郑璇吗？

她的脸庞瘦削，脸色青黄，下陷的眼睛四周黑黑的一圈，呈现出极度的憔悴、疲乏。无论是她微见蓬乱的头发，无论是她尖尖的下巴，无论是她额头上那些抬头纹，都掩盖不了她那股秀气。即使她穿着山寨妇女的斜襟衣衫，即使她的布裤上打着好几个补丁，即使她脚上套着圆口的布鞋，她给严欣的印象仍是羞涩的、恐惧的。

严欣发现，在自己注视她的当儿，郑璇一眼也没望他。她垂着眼睑，眼皮蝉翼般抖颤着，双手扶着膝盖，两肩怕冷

似地缩得窄窄的。

屋里出现了一个难堪的局面。

许是点亮了油灯，许是屋里走进了一个陌生人，女娃儿不哭了。严欣看到小女孩坐在床上，脸颊上挂着泪珠，正眨巴着双眼瞅自己。

小女孩很漂亮，在她脸上的那股灵秀之气中，还能看到些罗德益的痕迹。严欣的目光从叠着一条被子的木床移到屋内的各个角落。

屋子里实在太简陋了。除了那张垫得很薄的床，一只小方桌，几条长板凳，镰刀、锄头、背兜等农具，唯一与农家有些不同的，是靠墙用砖垫着两只箱子，一只是漆成红色的木箱，严欣认识，那是当年凭上山下乡通知才能买到的十二元一只的薄板箱；一只是用工业包装箱改钉成的坚固的小木箱。

“你、你来干啥？”

严欣正在打量着屋头的陈设，不防郑璇疑惧地问了他一声。他听得出，在她的口音里，已经丝毫没有当年的上海腔了，一口地道的山旮旯土话，冷冷的，既无柔情，更无热情。严欣舔了舔舌头，他觉得喉咙里干得要冒烟，说话费劲极了。

“是这样的，我写了几篇短篇小说、散文，发表在报纸、刊物上。”严欣极力想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，“你看过吗？”

“没得看到过。”回答的声气是极其冷淡的。

严欣本想顺着这个话题往下讲，不料刚开了个头，就被

她堵住了。该怎么往下说呢？

屋里冷了场，空气似乎僵滞了。从寨子的另一头，传来几声汪汪的狗咬，泥土院坝外头，又有几声耗子咬一样的噉噉声。风刮得更凶了，在寨路上忽隆隆撞着坝墙。破烂的茅草板屋也象破风琴般嘶叫起来。天急遽地黑下来了。

主人决没有半点留客的意思，她仍泥塑木雕般呆坐着，大概是感到僵持下去实在无趣，才又勉强补充了一句：

“不过，我听人说过的……”

“是啊，就是那么回事。”尴尬的严欣总算抓到了话头，“我现在干的就是这个工作，到处走走，在生活里泡一段时间，写点东西。这回，又有了下来生活的机会，我想到当初插队的沙坪寨，报了个规划，就来了……”

“噢——”郑璇声调拖得长长地应了一声，再也没说第二句话。

严欣简直对自己恼怒起来了，事情真是那么简单吗？决不是的！他要是不在上海的马路上碰到朱福玲，要是没从朱福玲嘴里听说罗德益已经死了，郑璇一个人拖着女娃儿贫困地生活在沙坪寨上，他会想到来吗？决不会的，他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，有一位老作家就劝他到离上海很近的洞庭东山去，说那儿有特色，条件又好，下去生活就象去疗养……可一站在郑璇面前，这些梗在喉咙头的话，他一句也说不出来了。他生怕自己说错了话，伤害了她，那么局面就更窘了。

严欣仍站着，神色沮丧。赶了好几里山路，他的脚早就痠痛难忍了，但他没敢自说自话坐下去。郑璇既不倒水，又

不问他吃没吃晚饭，他都不在乎。他暗暗怀着希望等待着，他相信她会说出几句客气话来的。

严欣把右脚的重心换到左脚上来，没话找话地说：“走进寨子时，我看到好些人家户都亮着电灯，你为什么不开电灯呢？”

难耐地等了好一阵，郑璇才嗓音干哑地说：“电灯线断了……”

“断在哪里？”严欣又来了兴致，“我帮你接起来……”

“那是被人绞断的！”郑璇突然生了气一般打断了严欣的话，提高嗓门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，只为我前一段没钱付电灯费！”

“……”严欣的嘴巴张了两张，再也没说出话来。他陡然间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。屋外的黑暗仿佛正抖开它的大幕，要把那小如黄豆般的灯焰包裹起来。

因为当年在沙坪寨生活过，来之前，严欣做好了种种艰苦的思想准备。坐散发着汽油臭味和晕车人的呕吐秽物的长途客车，晕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，他忍了；下车后冒雨踏着泥泞道赶进沙坪寨来，浑身衣服打得透湿，牛皮鞋里浸透了水，他也忍了；走进肮脏的泥院坝，站在破烂得散发霉味的屋子里，他也忍了。他知道，插队时，所有这些，都是司空见惯了的，没啥可大惊小怪的。偏僻闭塞的山寨嘛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唯有郑璇的贫穷，唯有郑璇近乎痴呆的模样儿，他忍受不了。难道当年自愿报名上山下乡，举着红旗来插队落

户，十年之后，换来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吗？郑璇追求的，就是眼前这种不忍目睹的遭遇吗？

想到这里，严欣愤怒起来了。他在自责着自己，我还站在这儿磨蹭什么呀，我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呀，不就是来找郑璇，来告诉她，甚至准备好来求她离开沙坪寨的吗？

严欣激动起来了，他往郑璇跟前走了两步，由于动作太猛，小油灯的光焰急速地晃动了几下，把他那巨大的身影投到板壁上。

“郑璇，事情是这样的。我碰到了朱福玲，听她说了你的情况。我决定来，到沙坪寨来……”严欣讲得太局促，太激动了，他舒了一口气。这当儿，他发现，郑璇的脸仰起来了，油灯的光从侧面照着她线条明晰的脸，啊，这张脸尽管憔悴，尽管饱经了忧患，还是那么有特点，还是那么清丽娇俏，叫望过一眼的人久久难忘。你看她那双眼睛，凄婉中透着惊惧，瞪得那么大、那么大！这不就是那双严欣时常梦见的眼睛吗？严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放缓了语气，接着说：“郑璇，你不能这样生活下去！实际上，你过的根本不是正常生活，你这些年来过的是被压抑的、扭曲了的、自己也不愿过的生活。你的生活是勉强地、艰难地维持下来的。往后，连你想维持也维持不了，你必须离开这儿，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，到崭新的天地中去……”

郑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：“怎么离开啊？”

“带上小娃娃，坐上车，就能走！”

郑璇苦笑笑：“真简单。可户口呢，谁同意我迁走？那

个接受我？离开这儿，到哪儿去？”

“回上海！”

“你是在说笑话吧？”

“不，郑璇。”严欣却郑重其事地走近郑璇身旁，劝慰般道：“把你的情况向知青办反映，他们会……”

郑璇连连摇着头，蓬乱的头发一下子披散在她脸上，她声音低弱地说：

“该争取的，我都争取过了；该试的，我也都试了。朱福玲没告诉过你吗？不成，什么法子也不成。”郑璇唉声垂下了头，“还是只有认命，求菩萨保佑吧……”

“菩萨”这两个字，在郑璇的嘴里吐出来，已经是第二次了。严欣呆痴痴地盯着她，简直不能相信，这就是当年那个全省出名的先进知青，这就是那个曾在许多知识青年会议上现身说法，巡回讲用的典型。她怎么会变到这个地步的呀？

严欣顾不得细想了，他眼下急着要说服她离开沙坪寨，他挥手截住了郑璇的话头：

“不是求菩萨保佑，而是有一条现成的路！”

严欣看到，那披散在颜面上的乱发后面，那双眼睛象火焰似地闪出光来，他觉得捕捉到了郑璇内心深处的秘密，急急地说：

“真的有一条路！”

“什么路？”

“和一个上海青年结婚。”

乱发后面那双眼睛里的火焰刹那间熄灭了，郑璇的嘴唇

蠕动着，低垂下脑壳，呐呐地说：

“你莫忘了，我结过婚，没得工作，还带着一个将近四岁的娃崽。再憨的上海人，也不会笨到那种程度。哪个还会想到来找我这个老婆娘呀……”

“我。”

好比破茅屋外头炸响了一个疾雷，勾着脑壳的郑璇猛地抬起了头，伸出双手擦开满脸的乱发，双眼象瞅见了妖魔般射出一片惊恐的光芒，她疯了一般狂叫着：

“莫在这儿给我胡扯啦！你这个神经病！你来沙坪寨干啥呀，你走你的阳关道去吧……”

严欣的心怦怦乱跳，他被郑璇这种突如其来的发作吓得说不出话来。半天才摊开双手，压低了声音提醒她：

“郑璇，你冷静些，冷静些！我不是说疯话，我是……”

“走，你给我出去！快出去！”郑璇神经质地嚷叫着，歇斯底里般伸出手臂，呼地一下指着门口。严欣迟疑了片刻，她便哭嚎着尖叫起来：“你再不走，我拿锄头挖你的眼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，她从板凳上跃身而起，跑过去抓紧了锄把，举过了头顶。

严欣惊骇得不及思索，狼狈地转过身子，踉踉跄跄地跑出了茅屋。慌乱间，脚在门槛上绊了一下，险些跌倒在院坝里。他稳了稳神，才跑到了寨路上，没头没脑地向寨外走去。

严欣的屁股后头，传来一阵放肆的、粗野的嘲笑声。那些偷听壁角、偷看西洋镜的闲汉和懒婆娘，一个也没注意，

锄头从郑璇的手中滑落在地，她张开双臂，直伸着双手，追到门边，瘫痪般倚在门框上，脸庞立时变得黯淡无神，露出一股绝望的神情。

坐在床上亲眼目睹这一幕的女娃儿，不知是受了惊吓呢，还是稍稍有点懂事了，又拉开嗓门，“哇”一声哭开了。

霏霏的细毛雨越下越密了，远山近岭都笼在漆黑的夜幕之中，啥也看不清晰。

严欣头上的神经在“别剥”跳着。他的脑子里发热，喉咙里在升火，深一脚浅一脚不顾一切地胡乱朝前走着，也不管前头是路、是田土还是水洼。直到一头撞在粗圆笔直的柏树干上，额头上隐隐作痛，他才收住了脚步。

可以说，来之前，什么样的后果他都设想到了，唯独刚才那种后果，他没有想到。气恼、懊丧、失望、激忿，好几种感情交织在一起，各自伸出了利爪，在撕扯着他的心。他失神地站在柏树干旁边。此刻该怎么办呢？拔脚离开沙坪寨，打回转么，不说他不甘心，就是他再急，也得等两天，等班车把他带到县城，再由县城回省城去。可要在这乌漆墨黑的山野中过夜，根本不可能。唯一的办法，只有硬着头皮，再回到沙坪寨去，找到过去相处较好的社员，借个宿处，吃上几顿沙坪寨的包谷饭。细毛雨飘洒在头上，清醒是清醒些，可湿腻腻的，实在不舒服。严欣想转过身，朝亮着电灯光的山寨走去。陡地又想到了跑离郑璇屋头时，身后传来的那阵嘲笑声，他的脸上一阵发烧，又收住了脚步。他晓得，在沙坪寨，这样的消息传起来比风还快。这当儿回去，

说不定还要引起众人的取笑，说出些难听话来哩。反正，饿也饿了，淋也挨淋了，干脆，索性到晚些时候再进寨子去。只是，老站在野地里遭雨淋也不是个事情啊，得找个地方避避雨。

插队落户时，有经验的老农跟他说过，没有电筒亮蒿的时候赶黑路，要记住：亮的是水去不得；黑的是田土走不得；灰白的是路尽管朝前。严欣睁大了双眼细瞅了好一阵儿，才辨清一条路，慢慢走去。

走不多远，前头半坡上有个落地棚，严欣一头钻了进去。落地棚里有股霉谷草味，严欣伸手摸摸，没发现异样的动静，才放心大胆地一屁股坐在谷草上。

雨是避过了，可又饥又饿，如何打发时间呢？严欣忽然想到人造革两用包里带着烟和火柴，他连忙抽开拉链，撕开了一包烟。

抽了半支烟，严欣的心情略微平静些了。他双手抱着膝盖，探首望着落地棚子外头，直眨巴眼睛。哎，这块地势咋个那么熟悉呢！这不是底脚大土吗？是的，一点不错，正是沙坪寨上的底脚大土，年年都能收好几千斤包谷的田土。

严欣的神经末梢象被注射了吗啡，又迅疾地兴奋起来。他用劲地抽了两口烟，唾沫把烟屁股都沾湿了，他也不觉得。

底脚大土唤起了他的回忆。是的，一点儿也不错，他和郑璇的初恋，最早就是从底脚大土开始的，那是什么时候啊，对了，是插队落户的第二年，也就是一九七〇年，距今

已经九年了，那时候，他才二十一岁，郑璇呢，和他是同年，只不过比他小几个月，也是二十一岁，二十一岁时的郑璇，可不是现在这个模样。其实，何止是他们的初恋，后来在他俩命运中发生的一切，不都是从底脚大土开始的吗？

象水池被捅了一个缺口，池内的水不停地往外喷涌，要堵也堵不住。往事的浪花一旦溅起，比喷涌的池水势头还大。严欣大睁着一对眼睛，陷入了回忆之中。

二

暑天里，严欣下煤洞拖煤炭，收工后，他看着浑身上下沾满煤灰和湿泥巴的衣服裤子，顾不得歇一歇，就带着满身臭汗，“扑通”一声跳进了泉水沟里，洗起澡来。

洗完后他感到一身痛快；当天晚上他就觉得不适，头重脚轻的。一觉醒来，他一摸滚烫的额头，知道自己感冒发热了。

这一病还不轻，在床上足足躺了四天。病后衰弱，面黄肌瘦，休息了几天，重新出工干活的时候，他挨着女劳动力薅二道包谷。

原以为女劳动力的活儿，总要比男社员的轻巧些。那晓得，远不是那么回事。一站在底脚大土的边边上，严欣望着那总有十几丈长的畦沟，先就气馁了。

大伏天，长得高过人头的包谷丛丛里，象蒸笼里一样热得气闷难熬。火辣辣的太阳在头顶上照着，一阵阵烘热的地

气直往上冒，翠绿阔长的包谷叶子又特别繁茂，严欣挥着锄头，一锄接一锄地挖松泥巴，除去杂草，壅好包谷的根根。有的杂草细嫩些，长在包谷龙爪样的根须间，锄头挖起来费事，还得勾下腰，用手去扯。周围妇女们一边干活一边大声地说笑，喧哗的声浪“嗡嗡嗡”地灌进严欣的耳管，他只觉得头昏眼花，厌烦之极。

渐渐地，手臂痠痛了，脚杆也有点发麻，他的动作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。那些嘻哈谈笑的妇女们，早已经薅到前头去了，严欣远远地落在后面。他只觉得乏力，额头上、背脊上不断地冒着虚汗，脚弯子也在打抖。他双手握紧锄把，仍是机械地一锄接一锄地往前薅。每薅过一窝包谷，他就要直起身子，伸出左手抹一下额头上的虚汗。

当妇女们薅完了一长畦沟包谷，拐弯打回转的时候，严欣还只薅了小半畦沟。他发现了这一点，想往前头赶，无奈气急心慌，力不从心，咬紧牙往前赶了几步，又慢了下来。正在这时候，他身后雷鸣般响起了吼叫声：

“严欣，你给我站住！”

严欣停了锄头，转过身去。生产队长罗世庆手叉着腰，虎着个脸，气势汹汹地站在地头上，朝严欣瞪着眼。严欣是个犟脾气，一见队长这副样子，没好气地问道：

“你要干什么？有话你好好说嘛，吼啥子吼？”

罗世庆把手往地上一指，齙着牙怒斥道：“你还要嘴硬！我叫你看看，你薅的是啥子鬼土，猫儿盖屎，杂草都没得除净！你以为挨着女社员干活，就能偷懒了吗？想得倒是